

## 郊道

夜深沉，聲悄悄，月色昏暗……。秋風淒淒、樹影搖，殞星曳空，怪鳥長鳴……。

鳳山藍家大院的外牆角落，有一男一女佇立牆邊，正在無言的引手拉鋸。

「汝收好，待我存夠多了，贖身才有望。」

「汝不知，我那裡也不好藏，大姆會搜……。」

「汝請小姐幫助，請她好心……。」

「小姐根本不曉事，越來越驕縱，脾氣大……。」

「她才十三歲，應該很溫馴，她見老爺的時候，嬌聲說話，聽得人都要酥了……。」

「汝喜歡她？」

「怎會，汝幫我收好。」

「想辦法換成金角，銅錢太多，我毋處藏……。」

「一錢金子要一百貫銅錢，還在漲價，雍正通寶銅少，沒人要……。」

「想想法子，照這樣下去，贖身要用一屋子銅錢，汝……。」兩人同時噤口，有人出來上茅廁，牆角的兩人倏忽消失的無影無蹤。

藍家大院的張總管越發有聲勢，他剛做完四十大壽，四鄉的墾首佃農、各處商郊經理和官府的筆帖士都送禮來，然而張總管並不住在藍家大院，送來的禮金和禮物只能放在大院，他不

好意思都拿回家。

藍家大院的主人是藍老爺的小兒子藍蔭，主母是藍老爺的老乳母，人人叫她大姆，年老昏聩。張總管不能不多想，只要把這個少爺，安穩好，他才是施候大租戶的真實首領，不能因小失大，況且他的長姐是藍老爺的正妻，他的地位很穩固。

台灣府治的二郊最通人意，不約而同都送來「郊捐金抽釐緣簿」一本，那是三大商郊一季的的釐稅總收入，藍家的糖間已經是鳳山的糖郊，每年收入頗豐，張總管想，與其替姊夫收租，不如自己創業，商郊這種名目，比起每年收租、換墾照都要事少利多，是真正的日進斗金的行業！

蘇萬利曾告訴他，商郊是同業公會，能操縱市場經濟，每當蘇萬利來台灣時，也不時介紹他認識其他要人，例如金永順和李勝興。這幾個都是商郊、行郊的大老闆，他們都是笑臉迎人，嘴角生風之人，不時招待他聽戲、上館子和逛妓院，將大陸內地的高級娛樂介紹給他，南管社的樂師能演奏靡靡之音，聽得人骨酥欲醉，鳳山紅樓的大鼓說書歌技嗓子好，床上功夫更好，他們還不時著人送來大陸的枸杞子和黨蔘等補中益氣、壯陽的中藥材給他，真正是大好人。

郊捐金抽釐緣簿是一本帳簿，內容登記所有參加商郊的小租戶和有財的佃農們姓名，上面的小租戶都是他的墾首，連筆帖士都列入在內，等於將全台灣府治和鳳山縣的地主都書寫在裡面，每人繳交一季釐金，多寡隨意，少則一兩銀，多則一兩金，再不濟的還有三、四十吊錢，

一本緣簿約有二萬兩銀，三本緣簿就有六萬兩以上，張總管簡直發了一筆別人看不見的橫財！這還不是商郊的交易規費，更不是運費或是仲裁費，每一家商郊都有「郊規」訂定各種約定及會員的約束規則，以及度量衡、貨幣種類、商品規格、交易約規等。

欲參加商郊者，要繳年金會費才能成為會員，交易有交易費，發生爭執時才有人能仲裁，但是仍須繳交仲裁費，違約者還有罰則……，林林總總都寫各種「緣簿。」

這次三郊送來大禮，是一本一季的郊捐金抽釐緣簿，商郊要蓋自己的會館，找這些人捐錢，會館已經蓋好了，這種「郊捐金抽釐緣簿」並沒有廢止，反而成了變相的勒索會員或會員討好大郊商之資財的來源。

相對的，墾首和糖廊經理送來的東西，就只是些米糧糖麵之數，都留在藍家大院，他一些也不心疼了。

銀柳拿著紅龜粿來帳房送他，是裏腳蔡姨娘送給他的賀壽，遣銀柳端過來。

「張總管生辰，主母差我送紅龜粿來，添福添壽，添丁發大財。」銀柳笑言，她善頌善禱。

銀柳十七歲了，越發出落的標緻大方，比起鳳山紅樓的妓女都年輕漂亮，還有她身上的甜蜜的暖香，薰人欲醉，她是張總管買來的婢女，也看著她長大，可現在他漸漸的起了意！

「汝看！這麼多銀子，你可曾見過？」張總管將緣簿拿到銀柳面前，希望她能懂。

「我不識字，您老收好了，別遺失了。」

「我教汝識字，汝就能看懂了……，來……來我這裡。」

張總管拍拍桌案，要銀柳靠近他。銀柳僵臉笑著，搖搖頭說：「阮不敢。」

「免驚！無人看見，汝來，我幾天就能讓你……，怎麼走了？不識好歹的丫頭。」

銀柳一出門檻就跑了，跑進後堂花園才停下來，她驚魂甫定！

「遣你送紅龜粿你送去了麼？」蔡姨娘在銀柳身後說話，驚的銀柳又頭皮發麻！

「送了。」

「怎麼一臉青筍筍，汝驚到了？衝撞了魔神仔啊？」蔡姨娘對下人說話粗野，對老爺和他的姨娘說話就很甜暱溫雅。

「去燒水，小姐要洗腳，裏腳布要再裹緊一些，日日勒著，腳越小，才好出身。」

銀柳很高興能抽身，飛快的跑去灶間燒水。灶間的嫻婢與媳婦們、姨娘們在說話，她蹲在

灶下，靜靜的聽著。

「聽說是三十九，不是四十……」

「毋人在！做九，都嗎整數。」

「僥倖喔！伊大某（大老婆）聽說病了，不知道好了沒有？」

「汝去看一次，不就知道了？」

「阮不敢……」

「為何不敢？說起來你要叫她一聲阿嬤，怎麼不敢去？」

「那一爐香阿！阮只是一表三千里的親戚，去看她，怕她多想……」

「聽說得了髒病，搭搭滴滴，都不會停……」

「汝敢知，他就是愛嫖，得了髒病回來傳染……」

「阮攏毋敢講，汝就說出嘴？」

「通天下誰人不知曉，他就愛粉味……」

大人都走了，銀柳在灶下垂淚，看來張總管不會放過她了，藍少爺不時也要來動手動腳，現在張總管又這樣輕薄待她，不時用言語撥弄，銀柳快要不能安生了。

水燒滾了，銀柳將熱水桶抬入小姐藍喜房中，藍喜正在鬧脾氣，少爺藍蔭也在房裡，正和蔡姨娘調笑說話。

「汝說是的有影沒？真的那麼

小？」蔡姨娘笑靨如花。

「僅容一粒檳榔，這麼小一捻，聽

說她四歲就綁腳了。」

藍蔭用手指一比，看著銀柳抬水桶進來，才依依不捨的離開。

「有聽見沒？要那麼小，外出穿的屨鞋才放一粒檳榔大，你就是不聽話，



還有，乳母寵著你，九歲才綁腳，現在……，三寸金蓮要橫著看，鐵蓮花一朵，真是……，」蔡姨娘臭著臉走了。

藍喜沒好氣，順手拿起床上的木枕，朝銀柳頭上丟過去，銀柳轉頭避過，這已經是老戲碼了，小姐要丟木枕，砸到腦袋要開花的，她若不避開，早就沒命了。

「少爺和姨娘說什麼呢？汝生這樣大的氣？」銀柳繼續手上的工作，取剪刀、針線藍。

「拿我和婊子比，那婊子都不知死了幾年了……」

「哪裡的婊子？」

「開紅樓的老婊子，都不知死多久了，她的一雙繡花鞋還供在紅樓裡，真是……」

「男人喜歡，汝也綁了腳，沒處去了。」

銀柳與藍喜的關係越來越奇異，藍喜拿銀柳當出氣筒，也當她是姊姊，既羨慕她，又恨她，她有雙大腳到處都能去，可是家裡的男人都覬覦她，包括自己的哥哥藍蔭，藍喜又想保護她。

若藍蔭收她當妾，她會比妾都不如，若外頭的奴才娶她，生出來的孩子還要當奴才，無人肯這樣做，一輩子當奴才的人還想爭出身，除非命苦無法想，若世世代代都當奴才，那才是謝世。

「張管家做生日，主母為何要巴結他？」銀柳輕描淡寫的問藍喜，雙手不停的拉扯包纏小腳的白布，將她已經變形的腳掌露出，痛的藍喜疵牙裂嘴倒抽氣。

「聽說他收了六萬多兩的禮金，可是連二大房的姆媽都沒見過，禮金那麼多，不知道他藏在何處……，銀柳，很痛，能不能……。」

「不能，還要洗乾淨……，怎麼這麼臭？」

藍喜自從九歲纏足以後，形同殘廢，雙腳下地就萎坐跌倒，都四年了，她只能在房間裡坐著，吃飯也要她端來，就是想要走出閨房門，都要人扶持才能行走。

「張管家的大某又是怎麼了？灶腳的姨娘說她生病，他那麼有錢，怎不找大夫醫治？」

「我也不知曉，聽阿兄說，張管家包飼了紅樓的女人，根本不太回家。」

銀柳將藍喜變形的腳指頭掰開，一隻一隻的洗乾淨，又用剪刀剪了死皮，惹的藍喜大叫：「你輕點！」

銀柳接著用乾淨的白布繼續包裹小姐的雙腳，用力扯裹腳布，勒的緊緊的，銀柳手下毫不留情，將白布裏纏緊勒，只有這時候，她才能洩恨，平時蔡姨娘的手可沒善待過她，藍喜也是一個心理不痛快，就拿東西砸她。

藍喜哀求：「能不能小力些？」

「不能……，好了！我的小姐啊！何時我才能出脫呢？不當你的查某嫻啊！由著別人來伺候你……」

藍喜還在疵牙裂嘴忍著疼痛，若非腳下無力，她真想踢翻水桶，她拍著床沿大罵：

「汝肖想，一世人不可能放你走，我哥來要汝，若不是我不肯，你早就沒了，連張總管也要來討汝當小妾，都讓我擋回去，汝一出了這門，早被拆食落腹，汝死心了吧，汝要陪我一輩子……。」

藍喜一個十三歲的小姑娘，口鼻錯位的罵著銀柳，銀柳十七歲，她真不知道藍家大院的人是不是人？怎麼人人都這麼怨毒心狠！非要致人於死地不可，連這麼小的女孩都要將她禁錮一世人，不肯放她自由！

「我要汝陪嫁，陪我一世人……，汝是上天無路，下地無門，是我的人……，誰也別想奪走！」